

扬州
弹词

双金锭

张慧依 原著
韦明铎 朱韞慧 整理

SHUANG
JIN
DING

广陵书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扬州
弹词

双金锭

张慧侬 原著
韦明铎 朱韞慧 整理

SHUANG
JIN
DING

广陵
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弹词. 双金锭 / 张慧依原著 ; 韦明铎, 朱韞慧整理.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3. 12
(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
ISBN 978-7-5554-0045-5

I. ①扬… II. ①张… ②韦… ③朱… III. ①扬州弹词—作品—中国—当代 IV. ①I2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3632号

书 名 扬州弹词: 双金锭

原 著 张慧依

整 理 韦明铎 朱韞慧

责任编辑 严 岚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7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045-5

定 价 98.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古本《绣像双金锭全传》插图：嘉靖皇帝、蔡都堂（本书作韩军门）、吏部黄恩



古本《绣像双金锭全传》插图：龙公子、戚子卿、王玉卿



古本《绣像双金锭全传》插图：王秀英（本书作王月英）、冯秋菊、金鸞小姐（本书作绣金小姐）



古本《绣像双金锭全传》插图：刘板桂（本书作刘攀桂）、项君美（本书作项俊美）、张进宝（本书作张敬宝）

《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新序

有着 2500 年建城史的扬州,历经汉代兴盛、唐代繁盛、清代鼎盛,留给后人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作为扬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扬州曲艺风格独具、流传广远,在我国曲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扬州出土的古代文物中,有汉代的说唱木俑、五代的曲颈琵琶,这都证明了扬州曲艺历史的悠久。现存的各种曲艺形式,在扬州都有独到的体现,如说话类的扬州评话、弹唱类的扬州弹词、歌咏类的扬州清曲、诗赞类的扬州道情等。曲艺不但长期流行于扬州民间,而且出现过许多名家和名作。

扬州曲艺具有不同于其他地方曲艺的特色,从语言、曲目、声腔、表演各方面来看,地方气息都非常浓厚。其中书目和曲目的丰富,更是扬州文化的珍贵遗产。

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时代扬州城里的曲艺名家名作时说:“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传》、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跽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到了晚清与民国,扬州城里的名家与流派更是名噪一时,各领风骚。

就扬州评话而言,《水浒》有堂门、章门、王派、马派,《三国》有“八骏马”、康派、吴派,《清风闸》有文辣子、武辣子,《八窍珠》《绿牡丹》《施公案》等也各有不同派流和师承。此外,还有《飞龙传》《英烈传》《杨家将》《封神榜》《万年青》《彭公案》《施公案》等书,均传承有自,备受欢迎。

扬州弹词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有张家、周家、孔家三个流派,其书目则有“四宝”“八宝”之说。弹词艺人经常上演的经典书目,有《玉蜻蜓》《珍珠塔》《双金锭》《审刁案》《落金扇》《双珠凤》《双剪发》《白蛇传》等,皆脍炙人口,盛传不衰。

扬州清曲历来号称词山曲海,传统曲目分为单片子、小套曲、大套曲三种形式。其内容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如《做人难》《乡城亲家》《小寡妇上坟》《乔奶奶骂猫》等,描写男女爱情的如《青荷叶》《望江楼》《情义如山》《欲写情书》等,敷演历史、传说与小说的如《三国》《水浒》《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多优美动人,情趣盎然。

扬州道情的书目,除了众所周知的《板桥道情》之外,艺人还曾将《西游记》《三国志》《水浒传》《珍珠塔》《麒麟豹》《白蛇传》《青蛇传》《白牡丹》《落金扇》《二度梅》《封神榜》等长篇说部,及《吕蒙正赶斋》《张廷秀赴考》《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故事,改编说唱,流行一时,可惜现基本失传。

显然,对这些宝贵的曲艺文学遗产,是必须大力加以保护的。这些年来,社会各界对于扬州曲艺的保护和传承尤其关注。作为文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扬州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早在 2009

年就成立了《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编委会,由各方面负责人与专家组成,并立即着手进行对于优秀书目、曲目的整理。至目前,扬州弹词著名书目《审刁案》《珍珠塔》《落金扇》《双金锭》等已经整理出版,并在社会上获得高度评价。2011年,张慧侬原著、韦明铎整理的《扬州弹词:审刁案》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2013年,《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精心做好扬州传统曲艺名篇的整理编纂工作。

对于话本或唱本的整理,我们既充分尊重原作的表述风格、语言特色,但又不是原封不动、全本照搬。对于原书中的糟粕和不尽合理、过于拖沓之处,也进行适当修改,努力使其符合时代精神和具有可读性。当然,由于编纂时间匆促、资料散佚不全,这套丛书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祈望得到各界的批评指正。

文化扬州建设正在不断地深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两方面都向我们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传承为创新奠定了基础,创新有助于更好地传承。我们期望,《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的出版,能为促进扬州曲艺和扬州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让我们脚踏实地、张开双臂,去迎接扬州文化的灿烂春天!

季培均

2013年12月

论扬州弹词《双金锭》

版本与源流

《双金锭》是扬州弹词优秀传统书目之一，也是张氏弹词四宝之一。

《双金锭》的版本不多。据各种弹词书目记载，仅有《新刻绣像双金锭全传》《新镌时调弹词说唱福寿双金锭》《福寿双金锭》等数种。《新刻绣像双金锭全传》有嘉庆八卷本、道光七集本、光绪上海书局石印二卷本，均不署撰人。《新镌时调弹词说唱福寿双金锭》有嘉庆姑苏裕德坊七集本，题陈遇乾撰。《福寿双金锭》有五十卷本，撰人不详。此外，我们在扬州坊间曾获得一种《绣像双金锭全传》残本，扉页题写“上海四马路清莲阁对门文元书庄发兑各种书籍”字样。

《双金锭》的基本情节，是叙述明代嘉靖年间，扬州书生王玉卿之父曾以一双金锭为聘，与卸任京官太仓黄恩之女订立婚约。后来王家败落，黄恩悔婚，谋杀王玉卿未遂，又诬告王玉卿因奸杀婢，致其入狱。抚台韩子文徇私受贿，枉法乱判，将王玉卿及三位抱打不平的生员一起问成死罪，酿成冤狱。王玉卿胞妹王月英为救兄长，毅然从扬州前往苏州拦轿告状，并得讼师戚子卿相助。王月英未婚夫龙豹闻讯，也赶往苏州，大闹辕门，并获取韩子文贪赃枉法的铁证，迫使韩子文重审此案。结果王玉卿等人宣告无罪出狱，黄恩众叛亲离一命呜呼。这个故事一名《太仓奇案》，在戏曲中也有敷演，剧情大致与弹词相同。

《双金锭》一书在《扬州画舫录》等清代中叶的地方文献中未见记载，大约自晚清开始在扬州流行。清末扬州弹词的孔氏、周氏、张氏三家，都会说唱《双金锭》。

孔氏《双金锭》始于孔宪书。孔宪书原籍浙江嘉兴，自幼学苏州弹词，同光间移居泰州，得李国辉指点，始说唱扬州弹词。其子孔庆元继承父业，父子搭档弹唱《珍珠塔》《落金扇》《双金锭》《倭袍传》《双剪发》等书，孔氏弹词由此声誉大振。孔庆元在江北长大，说扬州方言比其父熟练，尤擅表现“纱帽生”角色。

周氏《双金锭》始于周庭栋。周庭栋自幼瞽目，原也习苏州弹词，于同光间迁居泰州，也受李国辉教诲，改演扬州弹词。其子周少庭自幼随父习艺，尽得真传。周氏弹词书目有《双剪发》《玉蜻蜓》《珍珠塔》《白蛇传》《倭袍传》《双金锭》《落金扇》等。周少庭唱功出色，字正腔圆，长于表现“青衣旦”角色。

流传至今的扬州弹词《双金锭》，出自张氏弹词。张氏原籍山东，约于道咸间南迁扬州。第一代张敬轩瞽目，始习扬州弹词，即声名鹊起。张敬轩无子，传侄张丽夫。张丽夫因得李国辉的指导，遂卓然成家。张丽夫传子张步青、张步云、张幼夫，皆得其真谛。张步青传子张继青，张幼夫传子张慧依、张慧祥。张继青又传女张若珍、张丽曾，惜二女皆英年早逝。其后张氏无人继承

弹词家业。惟张慧依、张慧祥兄弟，传授异姓徒弟甚多。而《双金锭》《珍珠塔》《审刁案》《落金扇》经书坛百年锻打，被扬州人誉为“张氏四宝”。

孔氏、周氏、张氏三家《双金锭》，风格应该不同。现在孔氏、周氏《双金锭》均已失传，只有张氏《双金锭》传承有序。本书所据整理的，即张氏《双金锭》。

《双金锭》说的是一件明代公案，也许在历史上有其本事，但无从考证。晚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二十三写道：“国朝顾正涛《吴门表隐》云，鸳鸯楼在四通桥西，戚氏书楼。”原注有云：“小说所云戚子卿者，按戚子卿未知何人。弹词中有戚子卿写状，岂即其人欤？”据说，《双金锭》中的讼师戚子卿，是明朝吴县秀才。另有记载说，苏州因果巷中的鸳鸯楼，就是戚子卿的读书处，其后门近息园，相传是宋代朝议大夫闻邱孝终的宅第故址。后为长洲顾侠君所得，改为秀野草堂，屋后梅树茂盛，人称“小香雪海”。这些相传都是戚家旧物。而戚子卿，就是扬州弹词《双金锭》中代王小姐写告状呈词的讼师。

《双金锭》中写到一些扬州风物，特别是提到两处地名。一是扬州琼花观大街乱旗杆脚下，如第一回说到“当朝首相龙山尉太师爷之子——龙豹，他今年一十八岁，文武双全，家住扬州琼花观大街乱旗杆脚下龙相府”。二是扬州南门安墩巷，如第二十三回黄恩对陈暴说：“这里有封书信，你吃罢酒饭领三十两盘缠，趲赶到扬州南门安墩巷，那里有个王道台公馆。”今扬州琼花观大街已改造成文昌东路，“乱旗杆脚下”也未见文字记载或口碑流传。扬州另有旗杆巷，位于城南，北至新仓巷，南至南河下。巷中旧有土地庙，乡人多以为灵验，经常敬献旗杆，上挂灯笼，插在庙前，故名“旗杆巷”。巷今犹存，“乱旗杆脚下”或与此有关。与“南门安墩巷”相关的地名则较多。检扬州市地名委员会1982年12月出版的《江苏省扬州市地名录》，有安墩，在城东裴庄；安墩闸，在城南宝塔湾；安墩巷后，东接荷花池路，南至迎新路；安墩南巷，东接荷花池路，西至安墩巷后。而所录“安墩巷”一条，注明：“东接南门外大街，南至三元桥巷。”地理位置与《双金锭》描写完全相符。

在《绣像双金锭全传》残本第一回中，开头就是王香（王玉卿之父）自述：“下官姓王名香，扬州府江都县人氏。”回目的标题为“本贯扬州太守二甲进士出身，浙江抚院特题荐钦取山东为大巡”。这也表明，《双金锭》弹词从一开始就与扬州有关系。

可以说，《双金锭》是扬州弹词中少有的以扬州为主要地理背景的作品。其中涉及扬州风物之处虽然不算太多，但在阅读时也可给读者带来愉悦和教益。这也是我们乐于花费大量精力整理此书的原因之一。

此次整理的扬州弹词《双金锭》，主要依据张慧依先生1986年7月的手稿本《双金锭》（三十册）。同时，适当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江苏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编印的铅印本《双金锭》（四册）。因手稿本缺第五回，以铅印本相关部分插入补全。另有1985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话本小说《双金锭》（一册），因其体裁已改编为章回小说，与弹词完全不同，所以不作整理的依据。

要说明的是，张慧依先生的三种《双金锭》文本，在回目和文字上相差很大：

铅印本共二十二回。标题均为四字，即：拜年得信、别母赴苏、月英投戚、戚府写状、衙前打点、拦舆喊冤、叫关过关、道观下榻、夜谈新闻、传话回话、大闹辕门、中军送礼、探监会兄、闹辕提案、收买人证、义赚黄恩、舞弊泄机、假认甥舅、辕门大审、乳娘实供、严审人命、结案复婚。

手稿本共三十回。第五回原缺，第二十八回的长度相当于两回。标题长短不一，显系草创未定，是：拜年、得信、投戚、写状、告状、功夫、讨关、斗城、落观、送信上、送信下、大闹、大闹二、闹辕门、送礼、送礼二、探监、二闹、少君探监、提人、访信、三闹、牌期、大审一、无名、大审、辕门大审、大审、大审（重）、大审尾声。

改写本共二十回。标题均为上下句,每句七字,如:“奉圣旨王香进京,争水道黄恩许婚”;“新上任巡抚病歿,归故里天官下书”。这种风格显系模仿章回小说,与扬州弹词风格迥然不同。

鉴于手稿本的内容最为丰富,而标题草创未定,整理者不得不根据各回内容,重新拟定回目。原稿一回篇幅过长的,也酌情作了调整。其中功过得失,尚请方家指教。

意义与价值

扬州弹词《双金锭》与《审刁案》《珍珠塔》一样,都是反映的前朝故事。《双金锭》的情节并不复杂,实际上就是退休官员黄恩因嫌贫爱富而赖婚,在职官员韩子文因徇私贪赃而枉法,结果被害人亲属龙豹依靠其家庭的权势使其翻案雪冤。其社会意义,在于揭露了官场的黑暗、权势的淫威,同时也反映了人性的复杂、金钱的诱惑。

《双金锭》的认识价值,表现在多方面。

一、对人情社会的洞察

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始终没有建立起法制的传统,“人情大于法”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在第二回中,相府龙夫人对封建时代办事完全依靠人际关系的一段话,接触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人情至上的痼疾。她阻拦儿子匆忙行事,为什么呢?“因为知子女莫若爹娘。乃郎性情暴躁,动身在外,加之两枚图章带在身边,更加长志了。少君与他师兄韩子文讲,要开活生员性命,师兄若遵命,一切好办;若不遵命,儿子动了气,会按我的话,写书信打图章差人送到都城。丈夫以图章为记,会在金殿奏明万岁;妹子也以图章为记,会在后宫禀告皇上。如此这般,皇上必定恩旨开活生员。”事实上,《双金锭》冤案的最终解决,的确是依赖被害方的人脉关系,而非法理。

第七回中韩子文夫妇的情理之争,体现了人情和法理之间的生死较量。韩子文向夫人如实相告了自己受贿和错判的经过:“夫人有所不知,下官与黄公素有深交,礼来礼往乃是常事。我见太仓州详文不实,也曾驳下,重提人证来苏。那黄老儿赴辕拜会三次,送下官八坛水礼,六罐绍兴。我只道不妨全收,谁料坛罐打开,滴酒全无,暗藏了白银三千。我们虽有深交,也不当收此厚礼。下官既食君禄,当报君恩,问案从公,为官之分。结果人证到堂,王玉卿并不呼冤,亲口承认为杀人凶手。我与黄老先生既是深交,又何必多问,便就此定案。在下官看来,王玉卿本系书生,何敢持刀逼奸?只怕是冤枉他了。黄老儿原虽位尊吏部,实系行为狡猾,订亲悔亲,倒很有几分嫌疑。”夫人听了,认为丈夫既然知道王玉卿是冤枉,怎能草草结案?而且此案关系到四条人命:“我既然知道了,不得不问,人命要紧,妇道人家应立言存德才是。”韩夫人要求丈夫重审此案。但韩子文心存顾虑,其间除了他与加害方黄恩有私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已将本案结论上奏朝廷,如果翻案,就是欺君:“四生员已定之案,若还审清皂白,下官岂不要悔奏天言,欺君罪重。”夫人坚持重审冤案:“讲什么悔奏天言!人命攸关,万岁自有龙恩,审得的。”韩子文心怀鬼胎:“若审出冤情贪赃之情,下官难免失察之过,审不得。”夫人要伸张公道,丈夫却只顾私利。在夫人一再要求之下,韩子文恼羞成怒,悍然拒绝了夫人的建议:“可恶的夫人,我是教训人的,你倒来教训我了。”

人情无处不在,即使拦轿告状,也须有人内应。第六回说戚子卿登门请衙门轿班头儿许泰照应。戚子卿对许泰说:“到时候舍外甥女去拦轿呼冤,望多照应。”许泰回答:“就是了,先生。不瞒先生说,我当了大轿头,倒有多时轿不上肩了。本来欠住先生情,没处补情,这一次就报答

先生。不但我本人上肩,而且轿子要到不到,我就朝下退了。我一退,那七个轿夫就听我指挥了。只要听到一声‘冤枉’,我就喊‘换肩’,轿子就打住了,停下来好让贵千金多哭诉几声。”

第八回说到龙豹的船要过浒墅关,但这时已经闭关,水手说:“次日开关,才能行船。”书童龙通却说:“你周正是个硬侉子。我没事常跟你说啊,我家少爷的官船,不拘到哪一道关卡,‘开下子!’一声喊,它就开。相府里的船他敢不开嘛?”水手说:“那不能,这不是那些小卡子,这是大关,钱粮重地,大楼上有金字牌‘奉旨不准讨关’。谁敢讨关?”事实证明,所谓“奉旨不准讨关”只是一纸空文,龙豹的船还是大摇大摆地过关了。

第九回写人情世故:“扬州人有句俗语你忘记啦,叫‘软城门,硬栅栏’。这句话怎么讲?栅栏是私设的,当官的到了栅栏面前,喊一声‘开下子’,他就开了,开迟了怕误公事。城门是皇家的,再大的官,你硬他更硬,就要软声细气,老大、二哥、家里弟兄地喊得昏天地黑,他才开门。什么明儿洗澡、吃饭咧,没得那个事哎,叫个‘以生托熟’。”

在一个处处讲究人情的社会里,“王法”和“规则”都不起作用。

二、对腐朽世态的刻画

因为没有“王法”和“规则”,一切都变得无序、混乱和腐败。

第四回写王月英请讼师戚子卿写状,戚子卿坦言,所谓告状就是“无谎不成词”。王月英说:“请教先生,因家兄无故受屈,生员冤埋狱底。似这般无日见天,故求先生大笔相助,感大德难忘。”戚子卿说:“小姐言重了。学生空有虚名,并无实学,不过也代人办过几件案子,也还有点见识。令兄受屈的案情,先要赏学生的明见,不问虚情实情,小姐都不妨直言,万不可预先做话说。我这枝笔啊,叫‘无谎不成词’。你先说了谎,我动笔时又掺些谎,那就变成谎套谎了,拿出来也就不成状词了。所以小姐一定要实言。”他要小姐“实言”,不过是让自己的“谎言”编得更圆些罢了。

在苏州关上,商船走私偷税是公开的秘密。第九回说龙豹的船要过关,许多货船纷纷要跟着混关。一个山西船主说:“不瞒二太爷讲,临动身同事带了点小毛皮货。路上住了风了,到了苏州过了年,皮货不行销。苏州茧绵绸的行情穰的很,没有得银子寻,是要蚀本的啦。”一个南京船主说:“不瞒二太爷讲,鞋袜呐,实在是鞋袜,临动身小伙计带了点零缎子。二太爷的明见,小伙计带点小货都是有的。”这些船主都是想走私偷税的。

而苏州关官员的雁过拔毛,在第九回中也暴露无遗:“苏关是花子关,二太爷,不能跟贵府扬关比,扬关那才周正是大关呢。船靠苏关,查出货来,理应照报——不啊,船才靠下来,咙,就不可改了!大大小小、拖拖拉拉、隔壁吞兑儿,都要收缴呢。这一个看鞋样儿不丑,说‘我收了’;那一个看袜样儿波俏呢,说‘我扰你啦’。送他们吧,生意人蝇头微利,寻得起蚀不起;要跟他们抓抓抢抢吧,他们就格外搜求了。倘若查出一寸缎子来,不照鞋袜报,都照绸缎报,可实在报不起。”

衙役们都以衣衫取人,如第二十二回写戚子卿狐假虎威,走到抚台衙门前却受到人人瞩目,个个恭维。“哎,恭维是不错,恭维过了头吧,就嫌肉麻了。一路走住不显时间大,前面已抵达辕门。戚先生一看,很觉奇怪。心想我这个人常到辕门啊,人众看到自己并不为奇,而今为何如此出色啊?你看人众的眼光,都落在自己的身上了。噢,明白了。平时我是衣帽不周,今天一身华服,他们是赏看我这身衣裳的。哎,不会的。这是小人的看法。有人平时衣履随便,突然有了酬应,换件把新衣服,人家就议论了:‘呔,某人混得不错啊,你看他穿服穿一套换一套,要与他亲热呢!’还有人素来穿着考究,隔日穿件把舒徐衣衫,外面又是一种议论了:‘咄,某人混得不好啊,看他衣襟不正嘛,少啰嗦为妙。’这是小人的势利眼光,辕门上人的眼光不会这么短浅的。”

噢，理会了，我是沾了人的光了。哪一个？龙少君啊！我与小姐冒认甥舅，谁不知道？就连军门本人也有数的。今天与大老官并肩而行，而且刚才不知什么时候大意走到少爷上首来了，辕门上人措意啦：究竟甥舅是真是假啦？如是真的，苏州人从未听说过他有这门扬州亲戚；如是假的，扬州龙少爷又为何如此尊重他呐？既借了光了，那么就借足了光，舅太爷就是个舅太爷！我又不像个穷太爷嘛，为何要这么软嗨嗨、穰嗒嗒的？舅太爷嘛，就要拿出个舅太爷的阔劲儿啦！”

对于某些官员的底细，书中加以辛辣的讽刺。如说苏州关官员本是做烧饼的，只因会巴结，才戴上一顶官帽。第七回有人说道：“唉，这叫烧饼做得好，行行出状元。这烧饼在王府里合了适了，王府成了烧饼店的老主顾，就有了来往了。句容有个大家绝世，派他应嗣，他得了个绝份家私。他在京城花了几个钱，捐了个玩意，再巴结巴结王府里爷们，孝敬孝敬王府里师爷。爷们说说话，师爷帮帮忙，又代笔以王爷的口气，写了封荐书把抚台。抚台看见是王爷的亲戚，放他个官。又怕他不谙刑名，就这么派他个委关官，倒也钱粮丰足，财局兴旺。”

关于官员的势利，第十五回说龙豹到了苏州，大小官员都来巴结他。此时龙豹只是解元而已，并无一官半职，众人为什么来巴结呢？书童龙通一针见血地说：“你以为满城文武诸官来亲热少爷，是少爷的道理呀？”龙宝不解：“唉，不是来拜会他的嘛？”龙通告诉他：“闹糟了，三大县来拜会个解元啊？他是沾了老太师的光啦！在外为官的，哪个不想太师爷提拔啊？巴结太师巴结不到，就来恭维少爷了，而且又沾了抚台大人的光了。他们是师弟兄也，抚台要来回拜，布政司不好意思不来敷衍下子，布政司一到，按察司也要出来绕下子。你晓得，这一来底下得了信，还不跌跌爬爬地过来嘛？”

对于封建礼节的繁缛和虚伪，第十三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

龙 旺：现在就把衣箱呈上去了？

龙 通：什么东西，就呈衣箱啦？请你换个字面：“请”衣箱。

龙 旺：衣箱还“请”呐？

龙 通：不但“请”，还有仪注，烧香磕头，大拜八拜！

龙 旺：噢，这么尊重呢？

龙 通：当然啦，御赐的宝衣嘛！看到衣箱，就要烧香磕头、大拜八拜。开衣箱，烧香磕头、大拜八拜；穿衣服，烧香磕头、大拜八拜；脱衣服，再烧香磕头、大拜八拜。

龙 宝：倒变成磕头虫喽。

龙 通：唉，论国法礼节，就该如此。见衣箱如见皇上，所以要烧香磕头、大拜八拜；开衣箱先谢君恩，所以要烧香磕头、大拜八拜；看到衣服要恭请圣安，所以要烧香磕头、大拜八拜；穿衣服要谢君恩，所以要烧香磕头、大拜八拜；脱衣服是谢君恩，所以要烧香磕头、大拜八拜。

龙 宝：一步一个头，受福如受罪了。

三、对金钱魅力的揭示

金钱的魅力，有时超越了宗教。“钱能通神”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

第十回中，苏州玄妙观老道士巴望龙豹来做功德，说：“哪一个，扬州龙少爷来啦？来了来了！三道士想他来呐。斗姆楼多年失修，一笔功德等他来做呢。苏州财主虽多，不肯独力成功。我也想他来呐，他上次临走的时候赏了我五十两。这一次我得格外巴结，不想他多，只想双倍封子一百——”

韩子文原来不知道王月英的身份，当街反剪了她。后来得知王月英是师弟龙豹的未婚妻，

慌忙派中军将接受的贿赂转送给王月英。第十四回中军陆玉书把重礼送到王月英暂住的戚家，对戚子卿说：“这儿有名帖、礼单——八十水礼，六罐绍兴，每罐暗藏五百，计数三千，送与小姐压惊归罪。昨朝街坊一剪，一则来不知情不怪罪，二则来做此官行此礼。今朝知道，大人本当亲自登门归罪，因耳目要紧，帖到如亲到，务望赏脸，礼物全收。”戚子卿反唇相讥：“噢，你家大人年高位尊，作事哪派如此荒唐。昨日街坊赏原告一剪，今天居然送礼上门。我要拿他的名帖、礼单，入都城告赃，他二品封疆纱帽休矣！”

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狱，格外黑暗。第十六回写道：“可知道囚犯收进监来，例行都有铺监使费。咱们司狱监和府县监不同，这里的名目多，开门钱、关门钱、封锁钱、朝见钱、萧王利事钱，一个大钱不能少。你幼主人进监来，什么钱都没有，咱们没有怠慢他，都是好好照应着。今天来探望，要有个大大的银包孝敬爷们，才得为你们开了门儿，到里边去见见面，有话讲三言五句，有酒吃三杯两盏。没有银子，休想会面。”

官场弄钱的手段，可谓千奇百怪，绞尽脑汁。第十八回写太仓知州向黄恩索贿：“黄恩本性贪财吝啬，陷害女婿，买定知州，只花了三千两纸墨之费。像这种命案，三千太少了，在他还是客气的呢。知州也不让他安稳，经常来啰唆他。三天拜会借款项，五天登门请助会，过两日来托销个霉烂字画，花了下子又来孝敬个朽坏的古董。反正没多有少，不断啰唆他。黄恩的家私从哪来的？他也是这么张罗来的，现在反过来弄个人来搜索他，他可能受啊？自然不能。不能，不中也，案子还未结呢。俗话说，疼指头给他扳住呐。”

金钱的作用，在第二十回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黄恩要进抚台衙门说情送礼，但无人给他通报，因为他没有贿赂小吏们。“黄恩的脸面实在下不去了。对方不理睬，躬身不好抬。看来非下彩不可了。掏出金条，就往中军的靴筒里一揣：‘噤！’中军有数，下了彩了。跺上两脚，把金条朝下试试，转身掉脸，堆得起来的笑：‘啊呀，我道是谁，原为是黄老大人！恕小中军不知老大人驾到，小中军给老大人请安。’黄恩心想：好厉害的金条。如不是金条，就下不了这个台。”

四、对世俗史料的保存

书中有大量社会情态的具体描绘，散落各处，弥足珍贵。这些社会情态在一般风俗史、文化史里往往不屑于提到，故可广见闻，益才智。

如第三回对“饭十里”的解释。龙豹说：“可知饭十里、饭十里，一顿饭耽搁十里，八顿饭耽搁许多路。”龙通说：“不可改了！照少爷这一说，一顿饭耽搁十里，八顿饭就是八十里了，哪一天才得到苏州呢？少爷的明见，就为这句俗话，我还问过水手的，我说：请问‘饭十里’这句话怎么讲？噢，说在开船的时候，岸上有人家吃饭的；这个船行了十里路下来了，岸上还有人家吃饭，这叫做‘饭十里’。少爷的明见，我小的揆情，这句话是水手用来安慰客人心的。但凡动身的人，心都是急的，上了船就要开，开了船就想到，不管船有多快，他都嫌慢。船家就说了：不慢呀，开船是吃饭时间，现在下来十里了，还在吃饭时间呐。这么叫个‘饭十里’。”

又如第三回对拉纤的一段描述。拉纤虽是旧时常见，但今人多已隔膜。龙豹问：“你看岸上这许多人，一走一拜，是何如人也？”龙通说：“岸上这些小伙好大的礼呀，走一步打个躬，走一步又作个揖。少爷明见，世上没有这种大礼，他们都是些纤夫。”龙豹又问：“纤夫为何一走一拜？”龙通说：“哎，我也问过他们的。我说：你们拉纤的有痰井干？走一步打个躬，作个揖，还没得哪个回敬你。回答说是使劲的。我说：使劲嘛，不会把腰杆子直起来嘛？那头说：拉纤不能直腰，直腰表面好看，骨里没力，就要弯腰才有力呢。弯腰使劲，努力争先，他们就是报效少爷的我们船上的纤夫也。少爷请看，二三十把纤，考较一线穿成，都是内行。”龙豹问：“还有内行？”龙通说：“井干还有内行啊？这叫隔行是泥巴，不是行家把个钱还他。行行有内行，内行

才能合步呢！”龙豹问：“怎样叫合步？”龙通：“我小的也不懂，问过他们的。我说：拉纤可分内外步？说大有内外，内行才能合步。什么叫合步呐？不怕二三十把纤，都要跟住头纤走，头纤统左腿，后头皆统左腿；头纤动右腿，后皆动右腿。这样子就叫合步。假如头纤统左腿，后头动右腿，那就上了句俗话了，叫个宪呆子拉纤——各走各的路。”

有些知识很雅致的，如第十四回谈到品茶。戚子卿说：“大老爷尝尝我这个茶叶如何啊？”陆玉书说：“很好。”戚子卿说：“算不得，算不得。杭州观音庵老师太送的。本来龙井茶叶虽好啊，为最好水难求了。每每蛮好的茶叶，泡不出个好味来，噢，原来水欠讲究了。水固然不宜不开，但也不宜过滚。不开有水腥气，过滚了就有熟汤味，过头就是不到。考究拿松果子把水烧开了，就在一滚的时候，俗说叫‘楼上水’，把茶叶放下去。这时泡出来的茶吃下去，煞馋补虚，生津开味。大老爷请用茶。”

弹词中有许多点点滴滴的知识，可以看作另一类民间宝典。

风格与方法

关于全书的语言风格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幽默和诙谐

幽默和诙谐是张氏弹词的一贯特点，其手法多种多样。

运用谐音的手法。如第三回说小二因天天吃不饱，常常勒紧裤带，将裤带打结。小二说：“相公，我这根裤带子倒好有一比。”戚子卿说：“裤带子好比甚的？”小二说：“好比下围棋的遇到了国手。”戚子卿说：“此话怎讲？”小二说：“遇到打劫的了。”“打结”谐音“打劫”。

运用自嘲的手法。如第八回中龙通说：“当然啊！少爷是皇儿干殿下，我们是侍候干太子的，可算是干太监。”

运用俗语的手法。如第十回说一个醉汉在城墙上呕吐，谎说是“出大恭”。龙通骂道：“啊咦喂，周二福！”成语有“周而复始”，“周二福”之意，是省略了成语最后一个字“始”，谐音“屎”。

运用夸张的手法。如第十回说老道人行动缓慢，因为他的孙媳妇孝敬了他一双厚袜子：“不晓得哪个为她弄上斤半棉花，带我装了一双冬袜，穿脱费事。哎嘘哩嗨！”令人忍俊不禁。

运用误会的手法。第十九回烧饼店跟天官的幽默对话：

黄恩：可知有人告了你啦？

刘攀桂：有人告了我？我晓得是隔壁大碾坊。我欠他斤把干面，他跟我打官司，我不睬他。

黄恩：不是大碾坊。

刘攀桂：是芝麻店里。我除了他斗把芝麻，他告我，我又不理他。

黄恩：也非芝麻店。

刘攀桂：噢，我晓得了，是你告了我了。我少了你两三个月房钱，你就跟我打官司啦。亏你好意思的，我的生意不好啊，生意好王八蛋不把你家。

当然，为了追求可笑，书中有时候也有些“恶谑”，尤其是对于便溺、呕吐的描绘。如第二十回中龙通说：“去年夏天，我在朋友那里吃茶，来了个外路人，背住黄布包，跑得汗披披的。他一坐下来，就拿出个痧药罐子，倒了些痧药，望住跑堂的招手：‘开水来！’我们扬州跑堂的灵呐，看这小伙倒痧药要‘揩屎’，心想大约是急痧，要‘揩屎’做引子。他拿起一个打得半边的盖碗，走到间壁茅厕上，把六月心里晒得滚烫的米田共舀了半盖碗。又怕他不除疑，拎起水吊子用开水一冲，尿定了底，蛆飘起来了。跑堂的双手递过来，说：‘揩屎来了。’哪个晓得苏州朋友的眼

力不好,桌子一拍,骂起来了:“禽娘戾,要开水你泡碗炒米来!””

二、讥刺和嘲讽

讥刺和嘲讽也是张氏弹词常见的特点。

如第十六回嘲弄不懂装懂的人。龙豹说:“如此黑暗,犯人老爷们怎样瞧得见进饮食?”禁子说:“是的,少老爷。为这件事我们禀过官,也报告过上台了:牢里太黑了,万一犯人老爷们吃饭大意,扒颗饭米呛到鼻孔里,一个脾绊(喷嚏)一打,再呛出件事来,并干对得起犯人老爷们呐?上台有了指示,早晚准备开天窗、扒穴洞,穴洞外头栽起梅花来,犯人老爷们吃过饭逛到穴洞里看梅花。如不把牢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有哪个雅人前来坐牢呐。”

第十七回进一步讽刺公子哥儿龙豹的无知。龙豹问禁子:“牢里可有花园啊?”禁子说:“有,牢里没得花园,还有哪个雅人肯来坐牢呐?牢里的花园嘛,虽不说盖天下嘛,在我们苏州都算第一座名园。现在没意思啊,到了春气一旺,有些公子王孙、富家子弟约齐了到我们这块逛牢玩呢。因其游春、游庵已经烦了,别致些:逛牢。”

第十四回讥笑戚子卿的自作聪明,描写戚子卿的心理活动:“噢,是的,大老爷请用茶。(坏了,上了小二的的话了。他是来拿我的,听话音就有数了。一则来拜年——这是浮文客套;二则来奉大人命来拿你的——上文下句太不联络了。因为一下子放不下脸来,所以他跟我暗搭机锋了:还晓得我的来意啊?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有数,冒认甥舅,大人访出来了,今天来拿你的。我一定要等他说明了是来拿我的,把我带了走,我再跟他走,那就无味了。我也是聪明人,走就是呐,我又不犯大法。)大老爷今天的来意,学生稍知一二了。”其实这完全是戚子卿的神经过敏。

三、夸张与悖理

把事态说到荒诞的程度,以夸张与悖理使听众产生意外的效果,是张氏弹词的另一特点。

如第八回描写书童睡觉时的情态,就十分夸张。书中说八个书童几天不睡觉了,一个个站在主人后面,相互支撑,打起瞌睡。他们口水流下了嘴角,连主人叫唤都听不见:“贴身八个书童,大概都代少君办事去了?不,一个不少,均在少君背后。莫不是耳聩听不见?看他们个个年轻,耳聪目明,怎么喊了几声不答应的呐?难怪,他们都在这块合伙睡觉呢。只有合本做生意,合伙开小店,没听说过合伙睡觉。哎,因为睡竖头儿觉,不合伙睡不起来。一个人站在这块充着,一个跟头一栽,脑子要栽出来呢。人多就好了,你倚住我,我赖住你,既互相取暖,又彼此借劲,还不得血脉不和。这个合伙睡觉好,还有弹性呢!诸如这一个向外一倾,要栽了,旁边一个惊醒了,一把抱,平安无事。竖头儿觉,睡相不大好看。头务必要歪住,才能得睡着,时间一大,口角底下有件东西就朝下洒了。什么东西?口水,又称粘涎。这玩意的坠脚有个水晶球子,丝头越拉越长,水晶球子越坠越大。丝头过长了会断,断得了是口元气,所以舍不得。‘啞——嚯——’水晶球子洒下来,又吸上去了。就这样子,这位洒下来那位吸上去,那位吸上去这位接逗又洒下来,就跟抽蚕丝仿佛。少君喊了一会,没有应答,又听到背后好大声息,转脸一望大怒……”

有时用奇特的比喻,以便产生新鲜的效果。如第十一回道士形容王月英小姐的声音脆媚:“光是那一条喉咙,就讲究个尖、甜、媚、脆!要是掉在地下,一跌十八段,朝小道耳底一钻,钻上天灵盖,过十二重楼,再转个钥匙湾,就钻到了肋巴骨。煞馋补虚,生津开胃!”如此形容声音之美,新奇独特。

悖理也是常见的手法。第二十四回写乳娘在抚台大堂招供时,提出三点荒唐的要求,“在未禀明之前求大人恩待”。第一是“求大人把堂威免了。倒不是老婢子惧威,因我丈夫是个渔户,少年时跟他受的风波太重,带了个心虚的毛病。夜深了听哪块有点响动,心里就吓得拎拎的,